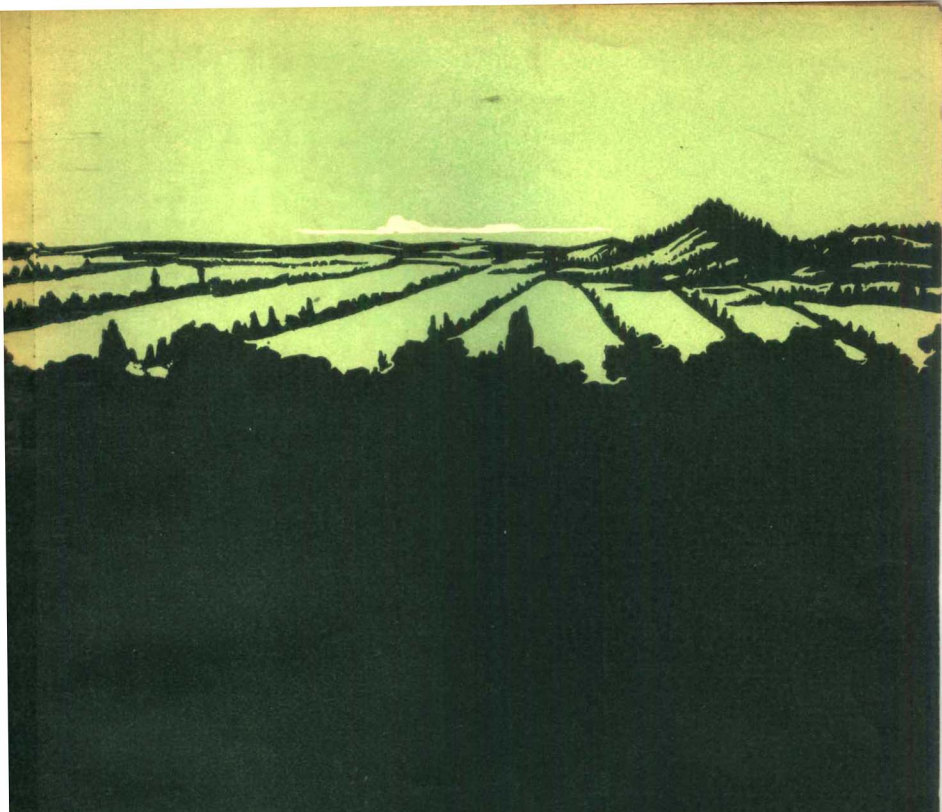




陈 勇 进 著

紅 丹 山

紅 丹 山

陈 勇 进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封面設計：張守義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885 字數 56 000 開本 787×109² 綉1/32 印張 3 $\frac{1}{4}$ 插頁 2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3000冊

定價(6) 0.29元

目 次

太行山的明天·····	1
古黄河地带·····	13
紅丹山·····	21
水·····	31
沫河源·····	41
金色麦浪漫梁山·····	48
平靜的湖·····	58
牧鴨者·····	70
閻庆英·····	80
小学畢業生·····	89
后記·····	101

太行山的明天

道路真的不通了嗎

还是在前二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那在太行山山堆里的榆社县的不少农民說：人家开展大生产运动，我們怎么办？山上又沒有大片土地，往哪里生产呢？怎样富裕呢？当时工作人員向山区的群众作社会主义远景的宣傳，說到苏联耕地用机器，有的农民却摇头說：你們看看我們那小片片土地吧！連犁都摆不开，牛进去都轉不过弯来，怎么用拖拉机呢，有小拖拉机沒有？你說我們怎么进到集体化合作化吧，几个人进到一塊地里，家伙就要不开。确实，不要說农民群众，就是在很多干部中这些糊涂思想也曾普遍地存在着，他們对进入社会主义打着問号。有的人說平原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山地沒法走，我們这里連汽車都来不了。榆次地委書記池必卿向榆社的干部报告說：你們要創造好的条件，爭取汽車来，爭取把火車路修到这里来。这些道理，並沒有使那些干部的糊涂

思想开朗起来。他們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無論怎么看都是数不尽的大山，地下有沒有走向富裕的道路，誰也不知道。

这里山区的群众，在抗日戰爭中，就开始組織互助了。他們土地的單位面积产量也有了提高。尽管如此，很多农民却还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移民吧，农民們哪里这样容易离开这旁山溝溝呢。到外地去，風土、人情、語言都是問題。很多群众在大生产运动的口号下大开其荒来了。太行山区的人民化費了多少劳动呀，他們开荒一直开到山尖尖上，土地小得像个席片片，有的小得像个鍋盖，哪怕是只能种几棵庄稼的一小点地，也都开荒开出来了。他們怕土地被雨水冲走了，又用石头一塊塊地壘起来。那么大的山，施肥要一挑挑的挑上去，收割时要一捆一捆地馱下来。在这里，你看見农民們盛粮食的不是囤，而是些簍簍罐罐；在这里，你看很多农民吃飯，只是在菜湯里放一点米，喝上几碗就算吃飯了。直到現在，这里人們的吃飯習慣还是吃糊糊；直到現在，这里的人們穿衣的習慣，就是冬天也很少穿帶顏色的棉衣。这里的人們，在以往的黑暗的年月里，从平原被迫到半山腰，从半山腰被迫到山頂上来。他們不得不把这山上的树木砍掉；把那密密層層的灌木燒掉，开点土地，撒上点种籽。就是这样，惊人的自然灾害仍然追赶着这里貧苦的人民。几乎是年年都有旱灾，几乎是年年都有雹灾和冻灾。雹灾最严重的时

候雹子有拳头大，有的房子被打塌了，甚至有的人被雹子打死了，連天空的鳥兒有时也被打落下来。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貧困的人們更加貧困，山巒失去了被复，雨水成了山洪，凶猛地冲洗着貧困的人們。河水渾了，河床滾来滾去。在漳河的上游，我听到了这里人民的痛惜的声音，他們說：“开了和順山，漂走榆社的米粮川。”人們还傳說着：“漳河兩岸三十年”這句話，意思是說，在漳河兩岸只能住三十年就要搬家。直到土地改革时有些人們还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文契，他們盼望着漳河水拐个弯兒使他們的土地再回来。

，光荣的太行山的人民，和共产党在一起，正按着他們的理想向大自然进行斗争。我在榆社的一些村庄里，看到了太行的明天。

看到了明天

1948年春，从外县調到榆社县人民政府一个秘書，名叫侯玉阶。他常考虑，像榆社这样个地方，不是大山就是河溝溝，群众到底如何进行生产，到底如何才能改变現在的穷困狀況呢？

这年的冬天，侯玉阶揣着小行李到了濁漳河边的一个村庄——韓村。这时他已被提升为副县长了。他在韓村，住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不管侯玉阶的胃病如何严

重，他仍然和群众在一塊吃粗飯。他只想从群众那里了解群众最难解决的問題。韓村的群众知道縣長来了，总願找他談談。所有找侯玉阶談話的人，他都没拒絕，并且常常談到深夜。和他談話的农民叙述着漳河如何变寬了，他們的好田地如何被冲走了。有的說，在以往，这漳河并不寬，这岸說話那岸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吃飯时可以把饅头扔給对岸的人們。在往年，穷人家没办法就到山上开点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閻錫山的軍隊和日本鬼子把漳河兩岸大山上的树木砍了，燒了。就从那时起，一下雨洪水从山上冲下来，好地一年一年地被冲薄、被冲走了，漳河灘一天一天地加寬了。侯玉阶听了农民訴的这些苦水水，夜里睡不着覺，他想着自己家乡大山的情形：要在自己家乡，这些大荒山早就种上树啦！侯玉阶記得很清楚，他家只有六、七棵楊树，什么时候遭了坏年成，卖棵树买几石粮食，困难就过去了。树木在不知不觉中就長大了，現在国家正缺乏树木的时候，把这些荒山、沙河灘种上树有多好。侯玉阶还想着自己家乡那山青水綠的景象，那些書本本上不是整天价講实行荒山造林保持水土嗎。侯玉阶振奋起来，他自言自語地說：發動群众把这荒山造上林不就細水長流了嗎？

1950年，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的时候，很多代表傾吐着漳河給群众帶來的痛苦，不少代表說：榆社县原来有很多好地，一亩地一年收四五百斤，那些好地多被漳河

冲走了。因此他們建議領導上修些壩子把漳河管起来，好地就不会再被冲走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代表都贊成这个提案，說国家大建設哩，建議中央在这里修水庫，把漳水蓄起来。当时侯玉阶代表县政府向代表們解釋：国家現在还不能这样建設，榆社县現在还没有大規模建設的条件，不能光从我們这个山溝溝里着眼，用多植树的办法把荒山变成森林，漳河水不就清了嗎。侯玉阶还提醒大家說：过去这山上有很多树的时候，漳河水不是清的嗎？現在漳水渾，河床滾来滾去都是因为破坏了森林。我們这里年年有旱灾，还不是因为沒有森林。当时有代表反对侯玉阶的意見，說用封山造林的办法来管漳河，那是站在太行山上看运粮河，远水不解近渴。后来，侯玉阶叫一个干部沿漳河进行調查，并且叫他繪出了河图。这位同志初步計算：如果沿河兩岸都种上树，把漳河管起来可收回十二万亩好地。侯玉阶覺得榆社的問題就在这里，这可以使榆社每人平均增加一亩半地，这就是榆社增产的重要来源。

从此，侯玉阶的腦袋里充滿了荒山造林后收入的数字。他計算着榆社的大山上种核桃树的收入是多少？种蘋果树的收入是多少？种楊树、松树的收入又是多少？侯玉阶在1950年榆社的党代会上，提出了把漳河水冲坏的十二万亩肥沃的土地收回来，把荒山变宝山的建議。

1951年的春天，榆社的地委書記池必卿又到榆社来檢查工作。这次他作了一个动人的报告，他說左权县往外

出口的东西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花椒、核桃、羊皮。他又說了左权桐峪区的一个种花椒的老农的例子：从1949年到1951年，这个老农积了一千多斤花椒，可卖一千八百多元，等于二万多斤粮食。一株大核桃树可結兩万个核桃，那就可卖一百多元。有些干部算着算着就好笑起来，說过去这些树几乎把我們的眼睛扎瞎了，总看不到它給群众帶來的利益。

榆社县委和榆社人民政府，为了领导山区群众走向富裕，曾开了一百多人的造林技术訓練班，同时也动员全体干部学习簡單的植树方法。只有更多的人掌握了技术，才能有把握地领导广大群众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現在榆社的群众已經有了造林的習慣，只要政府通知什么时候造林，他們就自动地干起来了。侯玉阶在植树造林的时候，自己也到山上植树或采种。侯玉阶对我說，榆社县現在已經种植了一千多万棵树，仅去年一年就植了六百万棵；荒山播种一万五千亩。十年以后，这些树木的收入，將等于榆社县1953年粮食收入的十倍到三十倍。

当人們看定光明的时候，就会产生走向光明的力量。現在榆社县已出現了兩千多个造林模範和一百三十多个造林模範合作社、互助組。

这里山区的群众，仅仅从这几年来的造林中，看到了明天。

一个山村

这里是濁漳河的發源地，这里有漳源嶺，这里有九女山，这里有老虎溝，这里有更多的叫不出名字的高山大嶺。太行山在这里显示出它那巍峨的气魄。濁漳河从这高山上流下来。山麓下石源村上的牛群、羊群，在高山上吃飽草走下来，喝那清澈的流水。在这里你很难想起这个清澈的小河流为什么叫濁漳河。石源村的支部書記段同年指着那清清的流水叙述着：“誰能想到这段濁漳河清得这样快呢？1950年的时候，下点雨还渾得不像样子。这二年濁漳河的水开始清了，除了夏天下急雨渾半天，平常下雨就不渾了。”他又指着那边的小桥說：“过去一下大雨，山洪就把这个小桥冲坏了，現在水再大，也要离这个小桥二尺高。”

石源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直到現在老虎溝上还留着和敌人斗争的洞洞。这里虽然经过各种运动和土地改革，由于土地过于瘠薄，每年收获的粮食仍然不够用。就在1950年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家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如果說起抗战前的日子，石源村只有三家有吃穿。讓我們看看1950年封山后的石源村吧！去年全村只有兩家不够吃，一家因为長期有病人；一家是劳动力少。国家購粮的时候，除那兩家不够吃的外，都卖給了国家粮

食。段同年說：“過去我種二十畝地，三口人就不夠吃。自從封山後，山尖尖上的土地都不種了，可是我山下的土地肥了。再加上一年有一千多斤糧食的副業生產，就吃穿有餘了。”

在老虎溝的山崗上，可以看到其他山腰間、山尖上許多發白的地方，那都是長起來的荒草，長草的地方都是過去群眾開的荒地。段同年說：“開這些荒地可實在費勁，開出來種個三兩年就不長庄稼了。過去窮人家沒辦法了，才跑到這山上開點地，我就是從武安跑到這裡開地的。從武安跑來的人可多啦！在武安吃不飽，在這些地方開點地照樣也是吃不飽。在這山上開點地，地主要租子還不說，那時野豬多，玉米、土豆成熟了，野豬一夜就吃幾畝。那時候，白天勞動一天，夜里還要到山上敲鼓敲鑼看野豬。”段同年說着解開了腿帶，露出一大塊疤痕說：“這就是野豬咬的。土地改革後，這些在山尖尖上開地的窮苦人都各自回家了，我也分到了幾畝好土地，那大山也叫我們封起來了。”

段同年領着我們從老虎溝山的陰坡爬上去，這裡的油松樹長得像大興安嶺的白樺樹一樣密。這裡的山、雪和樹木，使人很難和東北的大森林地帶分開。這裡的事實告訴那些不相信太行山上能營造林帶的人們：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段同年指着那幾架大山說：“過去這山上可都是大松樹呀！老百姓窮苦得沒辦法都砍着當柴賣了。你看

老虎溝背面的小油松又長起來了。”段同年又指着九女山說：“那都是山桃、山杏子樹，一到春天這裡就成花山了。這些樹還是這幾年裡面長起來的。”提起這些山桃、山杏樹，段同年的興趣可大了。他說：“這些野果果仁可出國呀，一斤杏仁能換三、四斤糧食。我們石源村 1953 年在這個大山的陽坡種了山杏、山桃，將來山的陽坡都準備種上這東西，陰坡種上油松。別看這深山裡面的小村莊，可真有個發財頭。”段同年和村里的人算了個賬：石源村有荒山十幾架，荒山面積最少有一萬畝，一畝可種六百棵山桃、山杏樹，三四年就結果，每棵按收兩斤果核算，每畝就可收一千二百斤桃、杏核，這些桃、杏核可換一千二百來斤糧食。九女山腰間的兩棵山杏子樹，今年就收了一百二十斤，如果按每棵樹一年結四十斤，一畝栽六十棵，那麼一年就是二千四百斤。一萬畝山坡都種上樹能收多少？段同年說：“可不能瞎過日子，誰想到這些當柴燒的野果果樹會變成搖錢樹呢。”

當我們從山上回來的時候，那羊倌、牛倌也趕着牛、羊下山了。牛、羊脖子裡的鈴鐺聲，使人感到深山人民的快樂。現在石源村有八十頭牛，二百多隻羊，可是 1950 年石源村才只有三十頭牛，四十隻羊。沒有牧畜，這裡土地提高產量是難以想像的，他們山崗崗上的土地多是羊臥地，羊群越大，可使他們的糧食打得越多。如果太行山上沒有大面積的林帶來防止自然的災害，多打糧食也是不

可能的。

封山育林后的石源村，現在每年仅从采松籽、砍椽、編筐、卖柴几点微小的收入里就增加三万多斤粮食的財富。十年后这里滿山是果木林，是木材林，有牛群、羊群，別看現在不通鉄輪車，到那时汽車也要来呀！

又一个山村

張志全八年沒回家了。八年前他自願地穿上軍裝参加了人民解放軍，从山西征战到东北，又从东北到中原。去年夏天他从部队里回来了，沿着濁漳河灣他却找不到自己的村庄。陌生的人們确实很难找到这个山村的，因为南村这个河灣的村庄已被濁漳河边密密層層的白楊树、柳树遮蔽住了。

南村的变化，是在最近几年間。張志全参军的时候，这里的濁漳河还寬到四五里，河边也很少树木。只要下雨，河兩岸的肥沃土地就会被淹沒。南村的人民还記得：十年前，濁漳河的激流漂走了他們一千亩好土地。最近几年南村栽了几十万株树后，河才慢慢窄了，并收回了一百多亩好地。南村林業合作社主任陈續仁指着那青青的麥田說：这就是我們栽树的結果，沒有这么多树木，这些麥子是不可能收的。南村人民眼看着自己种植的树木長起来了。南村的每个人都从这个大林帶里得到兴奋和鼓舞。

我們在南村的大林帶里行走時，陳續仁不斷地摸摸那丈多高的白楊樹，說：“你看這都能當橡材了。再等十年可出兩萬棵橡，三十萬棵橡，那就等於幾百萬斤糧食呀。”還不僅這些，南村群眾正以每年每人植樹一百株的速度增加着。此外他們還播種了核桃樹和蘋果樹，就是這些，把南村的群眾吸住了。南村現在僅僅有兩個人沒有參加林業合作社。

為南村人民歡迎的林業合作社，它所走過的道路，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1949年上級號召種樹的時候，南村群眾也種了一些樹。因為那時沒有確定林權，種樹時也不講求技術，他們種的一萬四千棵樹，才活了九千棵。他們在濁漳河灘里造林後，選出了六十多歲的陳會德來看林，並宣佈禁止放牛、羊。就這樣使有些群眾不滿起來了。羊倌說：“秋爬圪梁，夏在灣，河灘封了到那里放羊呀？”過去在河灘里拾柴的人說拾柴也沒地方了。陳會德老头子對自己村上的人還可以說服，對外村的人可實在沒辦法。他和雲簇村的群眾鬧了彆扭，找到區里，第二天別村的放羊的人又來了。陳會德沒辦法，只當沒看見，可是本村的人又給他提意見，說他賴的欺硬的怕。1950年又換了一個年輕的陳水元當林業委員。陳水元也怕得罪人，他也干脆不管了。

樹慢慢地大了。人們對樹的關心也多了。不少人提出：“要是公家的，公家就管起來，要是歸個人，咱們就分

开。”多数人觉得老是鬧乱子，不如分了好。分林的話头在南村多起来了。有些部門并选出了分林代表。南村的支部副書記陈續仁在这分林的輿論中不安起来了。他想：如果分了林，誰願砍就砍，几年不完了嗎？濁漳河还是管不住呀。党不是整天价号召群众走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分林不是正和党的要求相反嗎？他在党员大会上这样提出了問題。南村三十多个党员都同意走合作的路，只有陈祥林不同意，多数党员都向他提出了批評，在多数党员帮助下，陈祥林作了檢討。党员中醞釀成熟后，又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討論，多数人說不分林好是好，就得認真地管起来。很多人嚷嚷着成立林業合作社。南村林業合作社就在大会上成立了，并选陈續仁为主任，林業合作社里还成立了計劃股、财务股、技术股、护林股。自从林業社成立后，破坏林木的現象沒有了，現在种树已成为南村群众的習慣了。他們的林区年复一年的扩大着。南村群众的經驗証明，他們所从事的巨大的营造林帶的工作，并不耽誤农業生产，去年每人植树一百棵，兩天就植完了。

从石源村、从南村、从榆社县的許多山村中，人們可以看到太行山的明天。

1953年12月於山西榆社

古黄河地带

仅仅在兩三年里面，豫东古黄河地带的人民摆脱了一百年来沙塵瀰漫的日子；仅仅在兩三年里面，一百年来很少和沒有播种的古黄河地带，开始播种了小麦、棉花、花生和大豆；仅仅在兩三年里面，人們种植的果树結果了。那么多小村庄再不是黄沙包圍的世界，而是深藏在密密層層的树林里。秋天，这里的农民正忙着收穫花生、紅薯和棉花，有的正补种遭受虫害的小麦。

古黄河地带，在隴海路的北边，西起河南的开封，东到江苏的碭山。一百年前黄河从这里咆哮地流过去。很多村庄被冲走了，历史上的名城——仪封，被冲得連个磚瓦也沒留。后来，黄河改道了，这个一百六十多万亩的广阔地带便被黄沙复盖了。多少年来，黄河兩岸的人們不願从这里經過，因为沙窝里連个小車也推不动；南来的大雁不願在这里停留，小鳥兒在这里找不到棲息的地方。春秋